

科幻探险队丛书

地球危机

龙昇



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科幻探险队丛书

主编 刘兴诗

地球危机

龙异

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地球危球/尤异著.-福州: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, 1999.7

(科幻探险队丛书/刘兴诗主编)

ISBN 7-5395-1754-9

I. 地… II. 尤… III. 儿童文学-科学幻想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 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26345 号

地球危机

科幻探险队丛书

作者:尤 异

出版发行: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

社址: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(邮编:350001)

经销:福建省新华书店

印刷:福州市屏山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

字数:99 千字

印张:5.25 插页:2

印数:1—3230

版次:1999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: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95-1754-9/I·327

定价:7.00 元

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承印者调换。

内 容 提 要

有一巨大的冰盘似的天体闯入地球引力范围,变成了地球同步卫星。它现在正像一个光轴对准北极的凸透镜,使透过它的阳光聚焦到地球的北极上。因此,北极的温度正在升高,整个北冰洋正在融化,地球将面临一个江河横溢、洪水泛滥的前途……

人们想方设法去扰动这个冰盘,却发现这竟然是一个阴谋……

探索者宣言(代序)

新世纪来临了。

新世纪是充满幻想和希望的世纪,属于勇敢的探索者的崭新时代。

在探索者的面前,未来的世纪有广阔的驰骋天地。滚滚的历史长河把我们推送到这道新的时光门坎上,有无数重大和有趣的科学课题等待我们去仔细探索。

抬头望天空,茫茫宇宙还有多少尚来向人类吐露的秘密?外星人隐藏在哪儿,什么星球适于人类生存,可以成为我们的第一个太空驿站?

低头看大地,古老的地球还有什么隐秘的故事和心曲,没有向我们叙述清楚?地下还有什么宝藏,海底何时可以建设新居、开辟浪漫的新牧场?岂不也充满了诱惑力,等待着我们去寻访?

抚身问自己,人啊,你可对自身的一切都知晓清楚?

从蒙昧的猿猴时代迈步走到今天，自己还蕴藏有多少未曾发掘完的潜在功能，人寿是否可以齐天，谁能给予完美的答案？

环顾我们的身边，水火木石，虫豸鸟兽，从无边无垠的宇宙宏观世界，到原子核里的超微观世界，无处不有无穷无尽的自然秘密，无处不有一个个大大小小、光怪陆离的新大陆，向着探索者高声呼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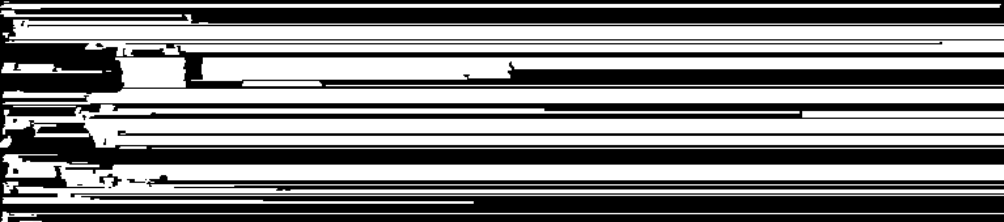
来吧，有勇气和理想的探索者，“探索号”飞船立刻就要从东海之滨，古老的福州城启航了。请跟我们一起跨入新世纪发现人所未见的奇迹。高高举起科学火炬，书写崭新的来来诗篇吧！把你的幻想告诉世界，也紧贴着新时代的胸膛，倾听大千世界的隐秘心音，岂不是一大乐事！

要参加新世纪探险队的朋友，请赶快到福州东水路76号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报到！

“探索号”飞船代理船长 刘兴诗

目 录

地球危机	(1)
我的机器人弟弟	(93)
奇特的发明	(123)
割断引力波	(133)



亲爱的读者！你看过《冰海沉船》这部影片吗？它描写了一艘轮船行将沉没时的情景。这情景是多么壮烈，多么感人哪！然而你是否曾经设想过：有朝一日，我们的地球，这艘全人类的大船行将沉没时，该是怎样一幅情景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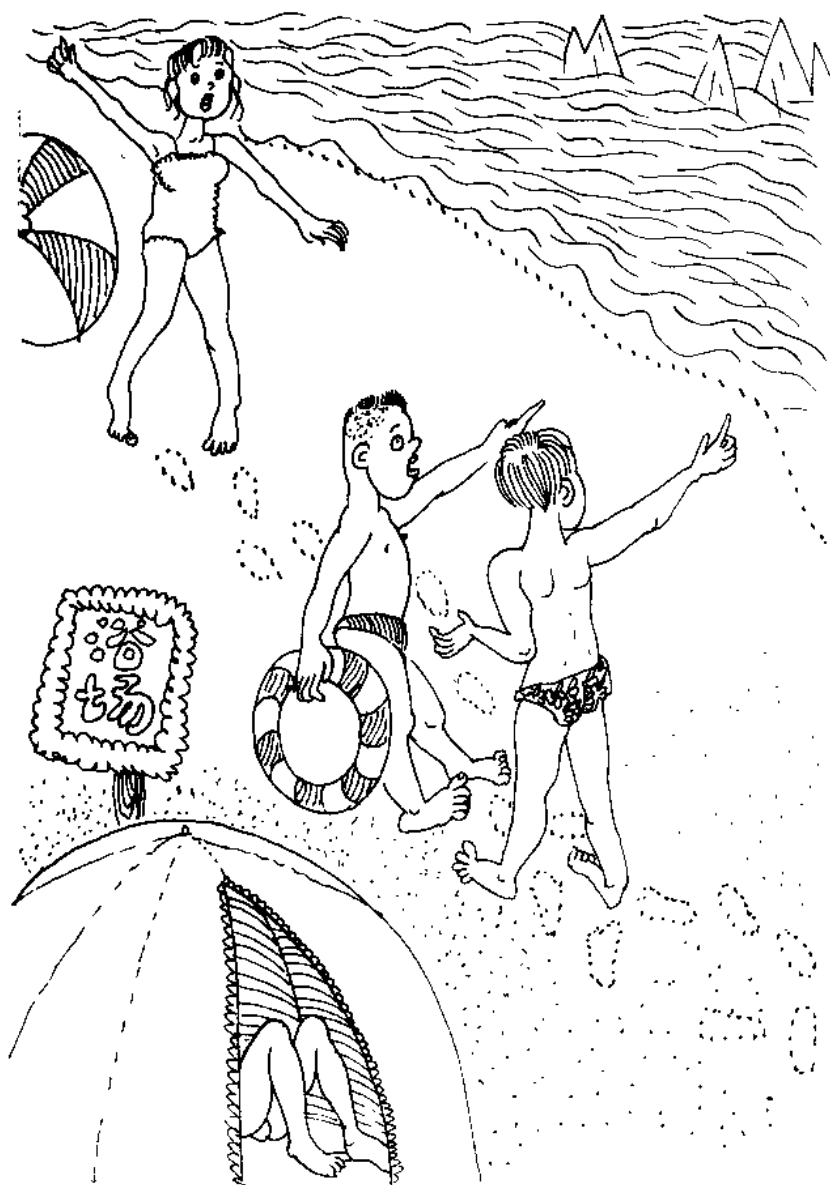
“假定”常常是科学研究的前驱手段，为了探讨几个有兴趣的问题，我们不妨也假定这么一回吧！

一、地球感冒了

7月是这个海滨浴场的黄金季节。十几里的沙滩上挤满了男男女女、大人和孩子。他们有的仰卧在沙滩上，无遮无掩，尽情地享受着日光的慷慨赐予；有的则三三两两地躲进彩色的帷幕底下，潜心体验着这自成天地的小世界的舒适。

这里花团锦簇，千姿百态，成千上万人的每一根神经都是高度放松了的。与沙滩风格迥异，海水却是生机勃勃。数不清的游泳者拍水击浪；成群结队的汽艇和冲浪板神气活现地一往直前。海面上在喧嚣着。

这个海滨浴场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很兴旺了，只是前



年突然出现了一条鲨鱼，带来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，才骤然冷落下来。不过，这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，现在，浴场不又恢复了它的全盛时代了么？

我们的故事就从这个浴场开始吧，让我们看看它将把我们带到哪些地方？

两男一女在松软的沙滩上走着。男的是两位英俊的小伙子，而女的是一位美丽的姑娘。他们显然刚从海水里钻出来，湿漉漉的游泳衣还紧贴在身上。那姑娘忽然紧跑了几步，然后弯腰拾起一只贝壳向后掷去。

“喂，你们这两只呆鸟，干嘛还不快走啊！”

两个小伙子似乎没有听见她的叫喊，干脆停下了脚步。一个指着海滩对另一个说：

“少白，不骗你，这海水真的是涨了！”

“瞎扯！”叫少白的那个摇着头说，“又不是涨潮时间，海水怎么会涨呢！”

“不，你看：那块石头昨天还露在外边，而今天却泡在海水里了！”

“不，你一定是记错了！”

“记错了？笑话！对于海水，我已经留心三天了。这三天里，海水至少向岸边前进了十几米！”

姑娘等得不耐烦了。她向少白喊起来：“哥哥！你和那只呆鸟在唠叨什么？”

“他在发神经！说海水涨了，三天至少向岸边前进了十几米！”

“咯咯咯!”姑娘笑得弯了腰。她笑够了,一阵风似地跑过来,在那个小伙子的额上戳了一指:

“你呀,真是神经质!你当海水如江水河水可以随便涨哩?海水若一下子向岸边靠近十几米,那整个大海得多出多少水?这些水是从哪儿来呢?算了,启敏!你们科学家就爱神经过敏。再这么发神经,可小心我这个做医生的……”

三人正在说笑,猛然间大海里像爆炸了一样,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骚乱:“鲨鱼!鲨鱼!”人们呼喊,惊惶失措地扔掉手中的一切东西,潮水般地向岸边涌去。沙滩上的人先是惊呆着,突然一个妇女发出一声歇斯底里的尖叫,接着像传染了瘟疫一样,几乎所有的妇女都向后奔去。男人们叫着,制止着,可是并不顶用。

警报器响了,全副武装的人员出现了并向大海奔去。这时,骚乱才渐渐平息。仿佛是磁针在磁极的作用下,人们把头齐刷刷地扭向了大海。

李少白带着启敏和他的妹妹向人群里挤去。

“对不起!请让开点!请让开点!”他一边嚷着,一边挥舞着手中的记者证。当他们挤到海边的时候,听到了清脆的枪声。

“喂,是鲨鱼吗?”有人在向海面上呼喊。

“不是。”海风送来了微弱的回答。

“是什么?”

“不知道!”

李少白带头跳上了停在岸边的一艘巡逻艇。

“干什么？”艇上的警察赶紧来阻拦。

李少白把记者证递过去：“我们是新华社的。对不起，请把我们送过去！”

说着，他向海面扬了一下头。警察同意了，于是巡逻艇载着他们三人向出事地点驶去。

在出事地点，三艘巡逻艇紧紧地围着一个什么东西。这东西在海水里半浮半沉，露在外面的白色的隆起部分，确实很像鲨鱼的鳍。

“喂，到底是什么东西？”又是李少白在发问。

邻近的巡逻艇上出现了一位警官模样的人，他打量了一下对方的两男一女：

“请问：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我们是记者！”李少白依然挥动着记者证。

“记者？”对方放肆地笑了，“哈哈！我倒头一次接待这样来采访的记者！”

三个人低头一瞧，脸全红了。李少白只穿了一件外衣，启敏的外衣拎在手里，而那位姑娘依然身着游泳衣，亭亭玉立在船头。她被警官的态度惹火了，忍不住反唇相讥：

“我们衣着不整，但到底在干着工作。而你们，围在这里，到底是取乐呢？还是在欣赏什么？”

警官忙说：“其实没有什么，刚才不过是一场虚惊！您瞧，哪儿有什么鲨鱼？那——不过是一块冰！”

“冰，哪儿来的？”

警官双手一摊：“这不关我们的事，主要的它不是鲨鱼。懂吗？不是鲨鱼！”

他的话音未落，有人“扑通”一声跳进海里。

“你疯啦？启敏，赶快游回来！”李少白和他的妹妹惊慌地呼喊起来。可是张启敏没有理睬，他一个劲儿地朝那块冰游去。

他游近那块冰了，几次试图攀上去都没有成功，最后不得不放弃这个念头游回来。

他一把抓住从艇上抛来的救生圈，由绳子拉着很快地返回了巡逻艇。他一边往上爬一边气吁吁地说：

“是一座冰山，底下大得很！”

“冰山？这儿会有冰山？怎么会呢？”人们惊叫起来。

“这儿当然不会有，可是它可以从北冰洋上飘来！”

“北冰洋？那有几千里呢！”

“是的。因而最初它比这要更大！”

“那——它怎么会……”

张启敏顾不上和他们纠缠了，他向所有人问：

“请问：你们谁有气象通讯吗？”

人们都在摇头。一位年纪大些的警察却说：“不用看了！气候反常得很！今天早晨广播说：住在北极圈的爱斯基摩人已经脱下他们的皮袍子了！”

“不错，一定是北冰洋开始融化了？”张启敏在自言自语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有人在问。

“我说北冰洋在融化！”

“这么说，地球疯了？”

“不，地球感冒了，它在发烧！”

二、镇定！要紧的是镇定

李娜有些遗憾，眼前这位理想的“呆鸟”就要飞走了。

一周前，她和哥哥在海滨浴场上与这位呆鸟邂逅相遇。哥哥是位消息灵通人士，他一眼就认出了这位大名鼎鼎的青年科学家，主动地打起招呼来：

“您是张启敏博士吧？”

“您是？”

李少白掏出了记者证。

张启敏瞄了一眼，立刻高兴地叫起来：“啊，李少白！有名的超级记者！幸会！幸会！”

“您是来度假的？”

张启敏点点头，随即反问：“您？”

“也是！”

“噢，这倒好！我们可以结伴了，是么？”他一眼瞥

到李少白身后还立着一位少女，便颇有礼貌地问：“这位是——”

“李娜，我的妹妹！是位神经科医生。”

“哦，怠慢！怠慢！”张启敏向她伸出手去。李娜却故意扬起脸，做出一副骄矜的姿态：

“算了吧，你们一个是名学者，一个是名记者，我算个老几？还是当你们的听众吧！”

说完，她自己却“扑嗤”一下领头笑起来。

李娜回忆着这些初次见面时的情景，心里不免有些怅然。的确，他们相识不过一周的时间，可是这一周里，她与他似乎已经成了老朋友了。在她的眼里，他有些“呆”，但呆得可爱。她那种仰慕才华的天性，使她最为欣赏这样锲而不舍的精神，并因此在心灵里悄悄地埋下了一颗什么种子。然而她什么也未来得及说，也未来得及表示，却要分道扬镳了。

三个人在车站前面的长街上已经走了两个来回了，李娜终于忍不住问：

“你为什么这么急？”

张启敏笑了：“不是我急，面是情况急啊！你想，出现这样莫名其妙的现象，能让我们这些搞科学的人袖手旁观吗？你不信，我今天不走，明天不来电报催我才怪哩！”

“今天半夜我也得走了！”李少白说。

“上哪儿？”张启敏问。

“回新华社总社，任务不能让别人抢走了！”